



丝路画卷上的明珠——和田

李恩全

和田古称“于阗”，一个充满了厚重历史、令人遐想、魅力无限的地方。居于“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脚下，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之边缘，享有“国玉之都”的地位和美誉，大美山川、无限大漠、万千绿洲记忆着千年沧桑；文明世界的古丝绸之路，满载着古老厚重历史文化符号，到和田是向往、是追忆、更是心中的爱。

历史悠久的和田

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据《山海经》《穆天子传》记载，早在洪荒时期，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商代，和田玉已输入中原地区，形成了早于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促进了和田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融合。西汉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昭示着和田始终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先后隶属于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管辖，唐时属吐沙都督府管辖，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等叛乱，统一了包括和阗在内的西域，定名为和阗，1959年改和阗为和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踏着古人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张骞、东汉班超在和田为祖国辽阔疆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楼兰古城、尼雅遗址、圆沙古城、丹丹乌依克遗址，书写了“丝绸之路南道”厚重的

历史文化；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载了于阗佛教的盛况，现存的热瓦克佛寺、达玛沟小佛寺遗址见证了昔日的佛国辉煌；沙海老兵纪念馆、康西瓦烈士陵园、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进藏纪念碑，记载着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问勇路”更是唱响了新时代“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今天的和田，既是探寻秘境旅游胜地，也是丝路文明的重要宝库，更是永远铭刻的英雄之城，穿越时空的驼铃声早已远去，但沙海中往昔的古城遗址、玉龙喀什河中的子玉、大漠边关留下的脚印，仍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千年传奇，记载着千百年来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山川俊美的和田

这里是一个有着无限神韵的地方。坐落在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是集雪山、大漠、冰川、绿洲于一体的天然地理博物馆，这里既有昆仑山的巍峨壮美，又有沙漠与绿洲的生死相依，独特的地貌与人文交织，构成了一幅磅礴而灵动的和田画卷。古老而恢宏神秘的昆仑山，像一条蜿蜒的巨龙，以其巍峨的庞然之躯，自西向东横卧于中华大地，相融相生的喀喇昆仑山，在对抗斗争中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喀喇昆仑精神”；无边无际

的金色沙海塔克拉玛干，延绵不绝的沙丘诉说着沧海桑田；星云遍布的绿洲，滋润着千百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兄弟姐妹，雪山与大漠相生相伴，互诉衷肠，凝结出昆仑神话、丝绸之路、玉都古韵。和田的山川之美，是冰川与沙漠的对抗，是绿洲与荒原的共舞，更是人类极限之地的生死诗篇。在这里，每一粒沙都听过佛国的梵音，每一块玉都藏着雪山的魂魄，每一阵风都吹过千年的驼铃，每一寸土地都刻着中国心。

美食天堂的和田

和田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独特的大漠绿洲环境、多民族交流融合以及丝路文明的传承，形成了传统风味与地域特色的“和田味道”。仪式感十足的烤全羊、独特木香的红柳烤肉、汤汁浓郁的羊肚包肉，记载着游牧与农耕的融合发展；带着孜然焦香与炭火气息的烤包子、包满浓郁汤汁的“沙漠披萨”库麦其、自带天然维生素的手抓饭；带有传统元素的月饼、消暑圣品酸奶粽子、驱寒助消化的和田药茶、醇厚甜美的玛仁糖，更是大漠绿洲对远方客人的甜蜜馈赠。品尝和田美食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部和田独特食材书写的丝路文明史，从馕坑烤肉的炭火余温到夜市小贩的吆喝声，从洋葱的沁人心脾到孜然香，每一口都能尝到大漠绿洲的

真诚、和田人的智慧、多元一体文化的交融之美。

魅力人文的和田

这是一个充满诗和远方的地方。和田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交相辉映，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互为补充，巍巍昆仑山孕育了盘古开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众多上古神话和民间传说，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使昆仑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使普通老百姓心心念念的“寿比南山”更具象化。书写千年历史的桑皮纸、“穿在身上的丝绸之路”——艾德莱斯绸、沙漠里的声音史诗——木卡姆充满了时光里的文明基因；渗透血脉的玉石之魂，成为绿洲人民的精神隐喻……和田的人文魅力，在于海纳百川、在于共生共存，这里的人们像昆仑山下的河流，携带着历史的泥沙，却始终想着往开阔的天地奔涌。

和田，这颗镶嵌在丝绸古道上的明珠，驼铃余韵未散，丝路华章已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昆仑山麓，千年玉都正以昂扬的姿态焕发出蓬勃生机，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让我们携手同行于这片机遇与梦想交织的热土，以奋斗为笔，以热忱为墨，共同创造和描绘属于我们这一代丝绸之路画卷的辉煌奇迹。

当李白在长安写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时，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正携着碎玉般的冰凌奔涌而下。和田的春天，是一场始于雪峰之巅的盛大叙事：昆仑冰川初融的白雪唤醒沙漠边缘的绿洲，沙海与花海在此奇妙共生，千年驼铃的回响仍在枣林深处若隐若现。

雪水浇灌的诗意栖居

玉龙喀什河的支流在和田县的桃花源转了个温柔的弯，将山巅的雪花化作千万颗晶莹的珍珠。河岸边片片桃花林间，淡粉色的花瓣飘落在少女的艾德莱斯绸裙摆上，远处老人擦拭着手里的把件说：“真正的和田玉，要在春水里养足灵气。”

约干古城里关于大唐传丝公主的传说、壁画上玄奘西行的见闻、古于阗的街景演绎……当炫彩灯光穿透树枝，在斑驳的地面上投下细碎光斑时，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盛唐。

沙海边缘的生命哲学

在沙漠公路旁，骆驼刺与胡杨林编织出立体的春天。牧羊的羊手指着远处说：“你看，胡杨林的嫩芽是金色的，和沙漠里的夕阳一个颜色。”这种“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的树木，在春日里展露出最柔软的姿态，新叶在风中叮当作响。

夜幕降临时，塔克拉玛干的星空低垂欲坠。老人谚语般的感悟道：“沙漠里的春天不是用眼睛看的，是要用脚步丈量的。”恰与李白“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意境遥相呼应。

当昆仑山的雪线渐渐升高，和田的春天正在完成它最华丽的转身。这不是江南烟雨的婉约，亦非中原牡丹的雍容，而是大漠孤烟与绿洲清泉共同谱写的生命交响。在这里，每一粒在春风中苏醒的沙砾都藏着史诗，每一条雪水浸润的沟渠都是大地写就的抒情诗。正如李白不曾到访过魂牵梦萦的古于阗，和田的春天，本就是一首无需注解的惊艳长诗。

杏树下的父亲

唐海东

清明节期间，老家甘肃天水农村院子里的杏树又开花了。粉白的花瓣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像极了父亲当年为我摘杏子时，那满头的白发在阳光下闪烁的模样。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时在新疆当过兵，复员后回村当了文书，后来又做了村支书。父亲一生都在为别人操心，村里谁家有了难处，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可对我们这些儿女，他却总是默默付出，从不言苦。

那些年，我在天水市汪川中学读书，在宿舍用六根眼子的煤油炉自己做饭，基本上每个月步行回家一次。平时到了周末，父亲总会骑着那辆老旧的“飞鸽”牌自行车，颠簸六十里路，推车爬过南山和王家沟梁两座大山给我送来一袋玉米面和洋芋。有一次，父亲半路上丢了一袋白面，到了学校才发现。他急得满头大汗，立刻骑车返回去找，可那袋面早已不见踪影。后来听母亲说，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院子里，低着头，手里攥着那根空荡荡的麻绳，久久不语。月光下，母亲看见父亲的眼角有泪光闪烁。那是母亲第一次见父亲流泪，为了那袋面，也为了没能让我

吃上一顿象样的饭。

家中院子有棵杏树，是父亲亲手栽种的。每年夏天，杏子熟了，父亲总是挑最大最甜的，小心翼翼地装进竹篮，再用一块干净的布盖好，骑车送到学校。我接过篮子时，总能闻到杏子的香甜，还有父亲身上那股淡淡的汗味。父亲总是笑着说：“快吃吧，刚摘的，新鲜着呢。”可我知道，父亲自己从来舍不得吃一颗。

晚年的父亲被疾病折磨，双目失明。每次我回家，父亲总是坐在杏树下，听着风吹树叶的声音，轻声问我：“杏子熟了吗？”我握着父亲粗糙的手，告诉他：“快了，等熟了，我给你摘。”可父亲终究没能等到杏子成熟。父亲走后的某一天，一阵大雨过后，太阳出来了，鲜黄的杏子落满了一地。

如今，杏树依旧年年开花，年年结果。可树下再也没有了那个为我摘杏子的父亲。清明时节，我站在树下，看着满树的花瓣，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的身影。父亲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手里提着竹篮，笑着对我说：“快吃吧，刚摘的，新鲜着呢。”

父亲，到了夏天，杏子又熟了，您在天上，可还尝得到它的香甜。

家常味道

青杉



如果硬要加入山珍海味，反而可能失去原有的本真味道。此外，大锅菜对火候的要求并不高，多炖一会儿即可。在熬炖的过程中，各种菜相互借味，杂而不乱，混搭得出彩。

儿子每次回家，我都会准备很多他爱吃的菜，而他总是毫不例外地吃那道大锅菜，说是最喜欢家常味道，然后大块朵颐一番。

儿子的口味随我，我的母亲也擅长做大锅菜，那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美食。大锅菜是用大铁锅炖煮的，食材一定要丰富，必须有糯糯的大白菜、软软的粉条、油亮的肉片、白嫩的豆腐，其余的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添加。制作方法也极其简单，锅中倒油，煸炒肉片，逼出多余油脂后，加入葱、姜、八角等调料，再加入酱油调色，翻炒均匀后，放入耐煮的大白菜、土豆等蔬菜，加入适量的清水，待七八分熟时，再放进豆腐、泡软的粉丝和木耳，然后小火慢炖。待所有食材熟透，汤汁略微黏稠，再放入盐，就可以出锅了。

大锅菜是一道极其普通的家常菜，制作简单，食材易得，

诗歌园地

绿洲赞歌

薛梦倩

飘渺的歌声从远山传来
 总是插上翅膀的彩虹
 雪融水在上游奔腾翻滚
 嫩绿的青草铺满河岸
 梭梭树染上新绿
 点缀在沙海
 成为一只沉默的骆驼
 只管穿行在无尽的沙漠
 谁家的炊烟迟迟不肯散去
 桌上温热的苞谷馍
 留存着妈妈的体温
 门前的桑树撑起整个冬天的睡意
 在密密麻麻的年轮上增添新笔
 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眼角
 深沉的爱意如米酒般甘甜醇厚
 梧桐花盛开时
 花香弥漫小巷
 舍不得一片花瓣掉落
 春风收集红柳树的讯息
 葡萄架上的藤蔓吐新芽
 又是收获的一年
 南坪水库的灰鹤拍打翅膀追逐夕阳
 湖面泛起的涟漪带着落日回到原点
 你说 长在绿洲上的油菜花真是灿烂



探春

许晓龙摄

情系墨玉

刘绍斌

墨玉县静卧于昆仑山北麓，如一颗玄色玉珠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喀拉喀什河——这条被称为“墨玉之母”的长河，自冰川雪峰奔涌而下，裹挟着雪莲的冷香与昆仑的雄浑，在沙海腹地刻出蜿蜒绿洲。河水清冽如镜，倒映胡杨的金黄与沙丘的赤褐，春日梨花若雪覆枝头，秋日石榴似火灼戈壁，四季轮回间，山河以苍劲笔触勾勒出“塞外江南”的温润。红白山巅与日月同辉，将天地灵气尽锁于此。

墨玉河的碧玉，色如贵妃云鬓，质若剑魄冰魂，被《墨玉赋》誉为“五德俱全的天地脊梁”——润泽以温为仁，纹理自显为义，其声远扬为智，不挠不折为勇，锐廉不伐为法。千年前，驼队背负和田玉与桑皮纸穿越死亡之海，今日，匠人仍以古法捞纸，让蔡伦的智慧在阿依旺房（传统民居）的雕花窗棂下重生。夏合勒克庄园的纹样与中原榫卯无声对话，见证文明血脉的千年交融。

墨玉的巷陌是活的《新疆风物志》。少女的长辫如墨玉河暗涌的涓流，都塔尔的苍凉与烤包子的焦香在阿依旺房的雕花门廊下交织。夜市灯火如星汉倾泻，羊肉串的烟火气中，《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与商贩的吆喝声共谱一曲“上河图”。桑皮纸匠人以桑树皮为帛，历经浸泡、捶捣、捞纸等九道工序，将千年技艺淬炼为纸上丹青，其纤维交错如历史脉络，墨韵渗透似文明交融。而红白山脚下的玛瑙滩，各色玉石在日光下熠熠如星河，仿佛女娲补天时遗落的彩石。

墨玉的脉搏跳动于传统与现代的和鸣中。乌鲁木齐水利枢纽锁住玉龙般的激流，光伏阵列如银色甲冑覆

盖戈壁，现代农业园里，“蜜之番”林果的甜香与多胎羊的咩叫，宣告绿洲农耕文明的科技重生。北京援疆的辣椒基地，赤焰灼烧沙土，恰似这片土地永不熄灭的生命力；桑皮纸舞动于国家级舞台，非遗传承人的指尖正将千年技艺淬炼为世界语言。拉里昆湿地的候鸟掠过芦苇荡，羽翼振翅间，古老绿洲与新时代的呼吸悄然同频。

墨玉，是昆仑山以冰雪为墨、风沙为笔写就的边塞长诗。当红白山的落日将最后一缕金光投进喀拉喀什河，桑皮纸上的汉隶与书法艺术彼此渗透，玉石之路的驼铃与“一带一路”的气笛在此共鸣——这片土地早已超越地理意义的边疆，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永恒注脚。



依法治疆(篆刻)

赵志杰作

追求真善美

尚晓芹

如果用有色眼睛看世界
 无论是人还是物
 都将失去真颜
 白不再纯洁
 黑不再成墨
 无论世界怎样改变
 无论时间怎样转变
 善良、真诚、纯洁仍是人性中最美的光环
 任何一种品性都会因追求过度而失去本色
 而她们不改初衷
 在过度的追求中熠熠生辉
 在世界上的任一角落
 在时空的每一秒
 真善美都是人类不断弘扬的主旋律
 也是我们幸福而动情的不竭源泉

昆仑春

第一七九五期